

MoShengDeAiQing

MoSheng DeAiQing

欢镜听 / 著

陌生的爱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欢镜听 / 著

MoSheng

DeAiQing

陌生的爱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陌生的爱情/欢镜昕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374-0

I. 陌... II. 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87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85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5.00 元

责任编辑：黄家宝
封面设计：张振洪

引 子

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时分，在重庆江津先锋公墓里，一位年轻人伫立在一座小小的坟堆前，默默志哀。

公墓修在一座半山腰上，一排一排的坟墓静悄悄的，在傍晚习习的山风中，不仅显得分外的肃穆，还显得分外的宁静。

良久，那位年轻人按照中国人祭奠亡灵的风俗，点燃三炷香、两支烛，插到坟前，又燃上一堆冥纸。之后，他跪到坟前，双手合十，眼里的泪水禁不住哗哗地淌出来。

“东宁，小弟看你来了。”

那位年轻人就是本文主人公温双铭。

坟墓里安息着的，是一位年长他十五岁的忘年交夏东宁。

第 一 章

这个悲壮的故事要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说起——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个寒冷的冬夜，温双铭来到了人间。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出身不好的父母挣扎在贫困线上，因此，他的降临，并没给父母带来多少欢乐，反而增添了生活压力。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在重庆江津染房村小学的山路上，白天上学时，他胸前挂着一个打着补丁的布书包，身后则背着猪草背篓。夜晚，他将书本挟在腰间，肩挑箩筐到成渝线上的江津火车站拾煤核——当地人叫煤炭花。

那时候，成渝线上的火车是烧煤的。火车到达江津站，需要换煤、添水。从火车头里倒出来的炉渣中，还有少许没有燃尽的煤炭花（煤核）是可以废物利用的。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省去一笔买燃料的钱，温双铭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守在江津火车站的月台上，倚着一根电线杆，借助电线杆上昏黄的路灯，一边看书一边守候着火车的到来。不知有多少次，他就在这种守候中，不知不觉地蜷缩在电线杆脚下，成为路灯下一堆黑色的影子。

在当年的成渝线江津火车站，许多工作人员都认识这位身体单薄、满脸菜色的小男娃儿，说他勤快，说他刻苦，说他早熟。

一传十，十传百，终于传进了一位在江津火车站旅社旁边开书店的中年男人的耳朵里。

那位中年男人是一位缺了一条胳膊的残疾人。

在一个寒风嗖嗖的子夜，那位温双铭后来喊他大伯的中年男人来到月台上，他看到温双铭屈着双腿坐在路灯下，膝盖上摊开一本书，人已经睡着了。一阵接一阵的寒风吹着他既长又脏的头发，嘴角挂着一丝冷涎。

大伯长长地叹息道：“唉，这孩子，真是造孽（可怜）。 ”

叹息归叹息，但大伯当时就认定：凭着这份吃苦耐劳的精神，温双铭将来是会有出息的。

从此，温双铭结束了露宿月台的日子，住进了那间小小的书店。

若干年后，温双铭将大伯和那间书店理解为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在他大伯那座小小的书店里可以不花钱看书了。对于一个一分钱都可以派上大用场的贫民子弟来讲，这种机遇是多么难得。

在他十三岁那年，他极其认真地对大伯说：“将来，我要当作家。”

大伯抚摸着他的脸，信任地点点头，说道：“双铭，我相信你。”

第 二 章

因为家贫，温双铭不到十六岁时，便到一家建筑工地打小工。

同样的打小工，那时的小工与后来的小工比起来，辛苦的程度不知要沉重多少倍。当时，建筑工地上的机械化还不普及，很少有卷扬机、塔吊之类的施工机械，一砖一瓦，全靠小工们肩挑背扛地搬运上去。楼层有多高，小工就要将建筑材料搬到多高。

精疲力竭之际，温双铭常常将疲惫的身体放倒在砖堆上，仰望天宇深处的云卷云舒，做着许多未来的、在他人看来不切实际的梦。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段时期里，温双铭练笔的许多习作，或一首小诗、或一段短文、或某个生活细节，往往在这时忽然出现在他大脑里。灵感到来时，他顺手从身下的砖堆里抽出砖块，拾一枚铁钉，将这些诗句“写”到砖块上。在他近两年的小工生活里，在四川柴油机厂那些建筑物中，不知有多少砖头上刻着他的习作。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那天，不仅是温双铭十七岁的生日，还是一个他永生难忘的日子：他鼓足勇气将自己的习作

《滚》投了出去。

等到温双铭的处女作《滚》在《几江文艺月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上发表时,他已经从建筑工地的苦海中跳了出来……

第 三 章

作为建筑公司经理的马厚富善于慧眼识人，他将温双铭调到机关的目的，无非是给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换一个较为宽松的生活环境，提供有利于创作的条件。他在温双铭身上看到了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青年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白天，温双铭师从一位老技术员，跟他学习土建预（结）算。

在一张又一张蓝色的图纸上，在那些横横竖竖的线条中，找出一根根不同型号的钢条、不同标号的混凝土、不同厚度的墙面层，再一项项、一笔笔地计算出来。

这项工作，除开那些毫无生命力的线条，便是一串串枯燥的数字。按常情，温双铭对这项工作应该感到很无奈。

但是，他很珍惜马经理给他的这个机会。

没有多久，他就能独立操作预（结）算项目了。

然而，他不敢忘记马经理调他到机关的初衷；他更不敢忘记对江津火车站开书店的大伯的誓言：他要成为一名作家。

晚上，等办公室的人走完后，他收拾好图纸，取出稿笺，开始进入他的文学世界。

为了节省时间，他干脆将铺盖搬到办公室，四张办公桌拼到一起，便成了一张高低不平的硬板床。

在这间办公室里，他的创作才华得到了《重庆日报》、《四川文学》、《特区文学》等报刊的认同，随着乘鹿耀、啼鸣鸟、鸣鸟、小草、蜀津人、夜行客等十余个笔名的亮相，他终于在十九岁那年，成为重庆市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接着，二十一岁时，又成为四川省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

如果不是一位名叫夏东宁的男人进入温双铭的生活，他或许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成为一名出色的技术员和一名优秀的业余作家。

在此之前，他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冲向商界，在潮起潮落的商海中搏击滚滚红尘……

第 四 章

就在温双铭即将满十八岁那年,已经三十三岁的夏东宁走进了他的生活。

一九五一年,夏东宁出生在东北沈阳一个教育世家中。身为老师的父母对他的家教异常的严格。他后来对温双铭说:在他童年的全部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关于吃一个苹果的申请。

那年他七岁,父母亲买了两个苹果放在家中,对他说:“想吃苹果,先写申请。”

苹果的香味使他馋涎欲滴,但严格的家教是绝不允许他未经同意偷吃的。他果真在作业本上认认真真地写下了申请书

敬爱的爸爸、妈妈:

我申请吃一个苹果。

儿子:夏东宁

某年某月某日

后来,全家人迁移到江津,父母亲在江津师范校教书,夏东

宁则下乡到一个山区当知青。

那段知青生活让他回味无穷的是，他成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台柱子——他在舞台上扮演《白毛女》中的男主角王大春。

多年后，他把王大春那一套腿功得意地表演给温双铭看，并且非常自豪地说：“当年，在江津，没有谁能超过我。”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大学生。

临近毕业时，父母亲在他身上严格施教的结果开始发挥作用了，他放弃了一个留在成都的绝好的机会，婉谢了成都军区某首长女儿的青睐，毅然返乡与一位小镇上的初恋情人完婚。

如同他的父母一样，夏东宁也分到江津师范校拿起了教鞭。

最先引起夏东宁注意的，并非温双铭的创作才华，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初春，江津文化局组织全市的业余作者开会，非常幸运地，温双铭与夏东宁同住一间招待所。

一天晚上，大约十二点钟了，温双铭忽然从被窝里跳出来，推醒了睡在另一张床上的夏东宁，轻声问道：“夏老师，你跟招待所守大门的人熟不熟？”

“我跟守大门的人不熟。”夏东宁答道，“但我跟所长很熟。”

原来，当天晚上，温双铭跟几位朋友相约到一家小酒馆喝酒。中途，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他们与小酒馆的老板——一对五十多岁的中年夫妇发生了争执。可能是喝了酒又仗着人多的缘故，温双铭一怒之下将手中的酒碗扔到大街上摔碎了。现在，他清醒过来，深悔自己的过激行为，准备去给那对夫妇道歉。但，深更半夜，招待所是要锁大门的。

“你不如明天去，”夏东宁说，“那老两口可能已经睡了。”

“不。”温双铭固执地说，“他们就算睡了，我都要叫醒他们，要不然，我睡不着。”

夏东宁只好翻身起床，穿好衣服，陪同温双铭一起到那家小酒馆。

好在，那家小酒馆的门还开着。

老两口一人在洗碗，一人在清扫店堂，准备打烊了。

老两口做梦都没想到，温双铭会去给他们道歉，还要赔偿那只酒碗的损失，何况，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寒风嗖嗖的深夜。

不仅老两口感动，夏东宁也受了感动。

若干年后，当他们回忆两人的忘年友谊时，夏东宁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个寒风嗖嗖的深夜，还有那间小酒馆昏黄的灯光。

夏东宁说：“温双铭，我俩虽然是因为文学而认识，但是，我俩后来能够成为忘年交，却是因为那天深夜你的道歉。”

第 五 章

一九八四年，温双铭与几位文朋诗友一起，组建了当时江津第一家青年文学社团：泥泞路文学社。出版油印月刊《泥泞路》。

该刊不仅每月按时出版，还要给社外作者支付微薄的稿酬。

组织活动、出版刊物、支付稿酬、购买油墨纸张……诸如此类的开销，几乎全靠温双铭每月四十多元的工资和不多的稿酬收入来维持。

在重庆江津德感建筑公司那幢邻近铁路边的办公楼里，在火车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辉煌的灯光常常亮到下半夜。

温双铭将字丁一个一个地打到蜡纸上（那时候，电脑尚未普及，许多单位使用的是老式的铅字打印机），再一页一页地油印出来，装订成册，最后，一份一份地寄发到全国各地的文学社团。每期六百份的发行量，常常熬得他两眼通红。

为了抢时间，他又“发明”了开水瓶煮饭：早晨，他将大米放进开水瓶里，灌进开水，即可；吃饭时，只须将水瓶倒提，稀饭就会自动流出来。至于这种稀饭有没有营养，他顾不了那么多了。

夏东宁，就多次吃过温双铭的开水瓶煮饭。

那时候，夏东宁已经从江津师范校调到江津教委教研室工

作，教委在江津四牌坊小学大院内一排低矮的平房里分给他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单身房。他用一个大衣柜从屋子中间隔开，里面放一张床，外面摆一张桌子、一个长沙发，将妻子、幼儿接进城，生活在一起。简简单单地，有了一点家的味道。

夏东宁住长江以南，温双铭住长江以北。

差不多十天半月，夏东宁就会身背一个黄挎包渡过长江，到江北来看望温双铭。黄挎包里，除了书本，还有白酒、有煮熟的肉食。

当这种事情多发生几次后，温双铭终于明白过来：这位年长他十五岁的忘年交，在用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关心他的身体。

夏东宁知道温双铭的工资、稿酬全都投入到泥泞路文学社中去了，而这位小弟娃（他俩的关系发展到忘年交后，温双铭不再称呼夏东宁为老师，只简单地喊一声：东宁。）偏偏又是一个极好面子的人。

有一个星期天中午，从重庆方向来了一位写诗的朋友，慕名拜访温双铭。

对于这样一位友谊仅限于书信来往的文友，温双铭当然不可能请对方吃开水瓶“煮”饭。他只得到一家小饭馆请客。

临近结束时，夏东宁看见他钻进厨房，一会儿，他出来后，找个借口跑出了饭店。

温双铭的举动也许能够瞒过其他人，但无法骗过夏东宁的眼睛：他明白这位小弟娃没有请客的钱。

等温双铭借到钱跑回饭店时，夏东宁已经代他付清了六元钱的招待费。

温双铭得知这一情况后，眼睛一阵发涩。

夏东宁看到他转过身，飞快地弹掉眼角上的泪珠，再回过头来时，夏东宁看到的，依旧是那张熟悉的充满了灿烂阳光的笑脸。

事后，温双铭不无自嘲地对夏东宁说：“他妈的六块钱，搞得老子焦头烂额。”

说实在的，温双铭当时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深圳的《特区文学》发表了他的一个中篇小说，付了他数百元的稿酬；紧接着，珠海电视台准备将其改编成电视剧，导演汇了三百多元的原著费给他。在内地，在当时人平均几十元月薪的年代，应该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

然而，这些钱被温双铭一星期就花光了：印信封、装刊物、买邮票、支付社外作者的稿酬、到印刷厂切纸张准备出版下一期的《泥泞路》……

问题在于，泥泞路文学社在当时的江津、重庆、乃至四川都小有名气了，全国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温双铭和泥泞路文学社被写进了《江津志》里面去。在当时，本地的许多文学青年是以泥泞路文学社会员为荣的。重庆市文联还史无前例地第一次、至今也是惟一的一次以群众社团的名义邀请当时重庆市九区十二县的文化局长、文化馆长到江津召开文化交流现场会。

面对台下众多分管文化工作的官员，温双铭这位文学社的社长是多么的荣光。但又有谁知道在荣光的背后，如果不是《特区文学》杂志社和珠海电视台及时地汇来的稿酬，为筹措活动经费，温双铭差一点走进了献血站。

在虚假而痛苦的光环里，从官方到民间，从社内到社外，许许多多温双铭尊敬的良师益友，都希望他将泥泞路文学社发扬光大。